

# 书架上的桐城风景

毕亮

当10册《龙眠风雅全编》摆上书架时，我的书架上有关桐城的文史书终于突破了满满两格，开始挤占第三格。《龙眠风雅全编》旁边摆着的是前两年买的8册《桐旧集》。这两本有关吾乡桐城的诗歌选集，在我的书架上成了邻居。

书架上最早的一本书是新华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可爱的桐城》，书出版时，我正读小学五年级。《可爱的桐城》当时是学校发的，用现在的说法叫校本乡土教材。2004年它随我到新疆，当时正是青春诗意的时刻，它寄托着我的诗歌里的乡愁。之后它又随我在新疆的乌鲁木齐、伊犁之间奔走，也一直不曾流失、被遗弃。

如今，它在我书架上不是出版年月最早的书，却是我的藏书中之当之无愧的元老，也是至今在新疆的书房里唯一一份小学时留下的书。此次重翻，发现书里夹着两份大三时留下的剪报，都和桐城有关：一份是2007年1月10日的《人民日报》，刊发了桐城企业家汪宏坤的人物小传，还配有标题和人物照片；堪比豆腐块的剪报用胶水贴在潘忠荣先生写的《概述》页（正文第1页）。还有一份2007年3月30日的《乌鲁木齐晚报》C11版，夹在潘忠荣先生写的《桐城八景》页（书中第90页），这是一个读书版，整版是对作家海男的专访《海男：我为〈花宴〉而哭泣》，原来海男这篇小说是以桐城抗日名将孙立人为原型而创作的作品，版面上除了海男的专访，还配发了孙立人将军的照片和介绍，“孙立人是安徽桐城人（实为庐江人，本文作者注），是抗日名将，也是歼灭日军最多的中国将领。他指挥的仁安羌之战是中国远征军入缅后第一个胜仗，当年孙立人以不满一千的兵力，击退数倍于己的敌人，救出近十倍于己的友军，轰动全球。”这份介绍和海男的小说情节有关，海男在访谈中向孙立人将军致敬：“写这部小说的初衷是向滇西抗战英雄致敬。……我早年在云南腾冲博物馆看到孙立人将军画像，当时就开始哭……所以写了这本书献给将军。”

和《可爱的桐城》立在一起的是1999年出版的《安庆，我可爱的家乡》。这本安徽教育出版社针对青少年群体出版的普及读物是《锦绣安徽》丛书的一本，和《可爱的桐城》一样在网络还不发达的年代，确实是青少年和出门在外者了解家乡的优秀读物。我对安庆、对



《龙眠风雅全编》（作者供图）

桐城最初的了解就来源于它们。《安庆，我可爱的家乡》书页间夹着数张作业本上撕下的纸张，上面都是一些诗句，有从报刊上看到后抄下的，也有自己不知何时写下的稚嫩的练笔之作。

我开始最初的文学写作时，在大学图书馆里遇到了陈所巨先生的《阳光·土地·人》。这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薄薄的作品集，湮没在图书馆浩瀚的书海中，我与它的相遇真是一种奇妙的缘分。在此之前，我就已经从《散文》等杂志上拜读过不少陈所巨先生写家乡的美文，其中的不少篇章还专门复印了留存。如今，我的书架上陈先生的作品是厚厚的七大本的《陈所巨文集》。

《陈所巨文集》是大学时买的，用的是《桐城文学》和《桐城报》副刊发的稿费。2007年寒假时，接到《桐城文学》和《桐城报》的通知，让去领取稿费。到了城关，找到《桐城报》社见到了汪世学老师、许松涛老师，到桐城文联见到陈汐等老师，领到的稿费加起来共有二百多块钱。也是那时才知道，陈汐竟然是陈所巨先生的公子，《陈所巨文集》也才出版没多久。于是，用还没焐热的稿费，从陈先生家属手中五折求购了这套如今在我书架上的《陈所巨文集》。

在《陈所巨文集》之前，我读得比较多的是陈所巨先生写桐城历史、山水、风情的散文集《文都墨痕》。书是白梦老师寄赠的，当时读过不下五遍，却在一次回乡路上丢在了火车上。

有一次读胡适的著作，他在晚年谈话时提到桐城人黄晖和其所著的《论衡校释》，于是搜罗起了关于黄晖的资料。周作人还专门写过一篇文章谈黄晖和《论衡校释》。后来，我又在谢泳的文章中看到胡适和黄晖的关系，谢先生在文章中提到了《桐城近世名人传（续集）》。于是请桐城作家光其军等人代为寻觅，没过多久这本操鹏主编、潘忠荣副主编的《桐城近世名人传（续集）》就“今在我家”了。《桐城近世名人传》共有上下两集，书中收录了136位嘉庆至近代二百年间桐城历史名人传略，

承续的是记载元末清中期近五百年间900余历史名人的生平事迹的《桐城耆旧传》。

根据《桐城近世名人传（续集）》中的《黄晖传略》和其他一些资料，我写了一篇有关黄晖的《“坏学校”》也出《好学生》刊发在山西省作家协会主办的《黄河》杂志上。

前几年，在《安庆晚报》上看到桐城作家章阳的文章《在“三国两荣”朋友圈里如坐春风》，当时将文章转发至朋友圈时说：一个地方的文化能有这样一群人守候，几十年如一日地守护、传承一方文脉，真是地方之幸。于是便将家中有关桐城派作家作品和桐城文学史的资料梳理在一起开始了集中阅读。将有关桐城文史方面的书籍集中列在书架上，时常摩挲翻阅，发现它们多和“三国两荣”关联甚深，他们或是主要撰稿人，或是主要编者。

李国春老师在桐城文化研究上用力甚深，他的《风铃声七百年——桐城历史文化随笔》《若水庐丛稿》《若水庐丛稿外编》《桐城古城文化辑稿》等关于桐城文化研究的专著都曾惠赠给我，也成了我深入了解桐城历史文化的重要读物。李老师不仅赠我他自己的著作，他身边的朋友每有写桐城历史文化的作品出版，也时有惠赠。张泽国先生的《桐城历史考录》、汪茂荣先生的古体诗集《懋躬诗钞》甫一出版，我就收到李老师快递来的签名本。

日前读陈先先生的《吾乡曰桐》，其中有关于孔城的记录：“我到过欧洲、东南亚、南美洲的许多古老村镇，不曾见任何一处街巷的路面，像孔城老街的青石板路这么美。长约三尺、宽尺余的大麻青石铺在街心，两侧间嵌中小石板。千百年光阴的消磨和人的踩踏，令这些石板棱角尽失，表面圆润滑腻，内在的纹理露了出来。”我虽生长在桐城的新渡镇，但对孔城等地的了解少之又少，只知道它们都曾在“桐城八景”中占有席位。对孔城的了解是看了张泽国先生的《孔城史话》之后的事。《孔城史话》同样是李国春老师所惠赠的张泽国先生的签名本。收到书后，每日午休时看几篇，真是难得的享受；书中第七

部分“文翰诗章”是先贤们写孔城的诗文，我还曾抄读过其中的一部分，抄读时让我忆起2016年春天回乡时，李国春、光其军、黄涌等老师陪我到孔城古镇和练潭古街寻访的情景。不觉间，已是十年前的旧事了。

李国春等“三国两荣”中的诸位老师不是纯粹的书斋里的研究者，他们对桐城文化普及付出了很多心血，书架上所存的《厚德龙眠》《六尺巷文化》《话说桐城》等近年出版的文化普及读物中，都有他们忙碌的身影。

2021年3月，拙著《如看草花：读汪曾祺》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汪朗先生在给本书写序时说：“为了表示感谢，在此向祖籍安徽桐城的毕亮提供一个题目——‘汪曾祺与桐城派’。老头儿对桐城派一直持肯定态度，并在不同文章中有所论述。他少时背过不少桐城派文章，老来还能随口背出姚鼐《登泰山记》中的名句：‘及既上，苍山负雪，明烛天南；望晚日照城郭，汶水、徂徕如画，而半山居雾若带然’。这是我亲耳所闻，绝对保真。”

或许李国春老师看到了汪朗老师给《如看草花：读汪曾祺》写的序言，留意到了“汪曾祺与桐城派”的命题作文。在拙著出版没过几个月，我就收到了厚厚的上下卷《桐城文派史》，书当然还是李老师寄来的。我把李老师此举，视作是另一种方式的“催稿”。

惭愧的是，五年过去了，“汪曾祺与桐城派”还一直没有写出来，甚至不敢动笔。但，五年间，我没中断的是在看《桐城文派史》的同时，也在看桐城派作家作品。于是，让我一头扎进了清代诗文中。正好，此时我在跟随伊犁文史学者李耕耘老师赏读清代西域诗，尤其是西域诗中的伊犁部分。《桐城耆旧传》就是李耕耘老师所赠。当时，他正在查阅一些桐城人遣戍到伊犁的资料，便在孔夫子旧书网上买了《桐城耆旧传》二本，一本自存，一本赠我。

在李老师的提醒下，我开始留意王大枢等安徽籍遣戍到伊犁的文人诗文作品。方受畴便是清代发配到伊犁的桐城人之一。在伊犁期间，有诸多名家留下了和方受畴的唱和之作，却独不见方受畴本人的诗歌。于是请教李国春老师和陶善才老师，经他们提点，买了《桐旧集》，后来又买了《龙眠风雅全编》。除方受畴外，还有义士、桐城人赵雨亭不远万里两度到伊犁，他的义举在《清史稿》中有专门的记录，时人根据他的事迹绘有《赵雨亭出关图》。

除了各类地方文献文史书籍外，陈先老师的诗文集、洪放老师的小说集、散文集，何冰凌老师的诗集，白梦老师的散文集、小说集……诸多桐城作家作品共同构成了我书架上不可或缺的桐城风景。